

回娘家

◆田红旗

“嬷(方言:妈)!俺来了!”
还没有看见人,就知道是住在东山的大姑来到了。

大姑嗓门很高,说话就像大喇叭。大姑每次来到时,一到奶奶住的窑顶,就扯着嗓门喊嬷,那声音既清脆又响亮。

不过大姑每次回来时,第一眼看到奶奶人影的回数确实不多。奶奶是村里的收生婆,不是去接生就是下地干活。听到喊声的妈妈会紧走两步打东屋里出来,拉着姑姑的手,喊着“姐姐!”(方言,姐姐),亲热得不得了……

小时候,我常问妈妈,你咋不带我们去老娘家。听了这话,母亲眼红红的,有时候会掉几眼泪。外公外婆走得早,妈妈又是最小的女儿,生孩子也晚,我们姊妹几个谁也没有福见到姥爷老娘。对母亲来说,回娘家是一件伤心难过的事情。有娘在尚有来处,没了娘只剩归途,这也许就是人生所要经历的煎熬。

哪条路都可以断,唯有娘家这条路不能断。奶奶86岁的时候,70岁的大姑还不断地回来。那时候,大姑偶尔也拄上拐杖。

“翠儿,你咋拄上拐棍呢?”

“嬷!你不知道,前几天拿东西不小心闪了腰,也扭了脚!”

“腰疼,你不好好待着,还到处乱跑!”奶奶数落起大姑。

“嬷!后天不是十月一嘛,俺给俺爹送纸钱。再说,我还有八十多的老娘在家里。”说

·散文·

着,大姑伤心地流下了眼泪。

“可不是,你不提这事,我还真忘了。翠儿,你爹走了多年了?”

“嬷!整整二十年了。”

“看我的记性,死老头子,你都走了二十年了。”奶奶不再搭理姑姑,自言自语起来。接下来,窑洞里只能听到姑姑的抽泣声。大姑没有急着回家,陪着奶奶在门口的老槐树下,说了一下午话。我们都觉得稀罕,大姑家人口大,光吃饭穿衣就把大姑给累着了,平时来办完事就着急忙慌地往家赶。

老槐树下的两个板凳上,一左一右坐着奶奶和大姑,他们相互拉着手,专注地看着对方。

“妮儿!你的头发稀了,也白啦。”奶奶摸了摸大姑的头。

“可不是吗,眼睛还有点花,还不如嬷你呢!”大姑皱了皱眉,有点羡慕地说,“瞅,俺嬷都这么大人了,耳不聋,眼不花。”

奶奶乐了。

“嬷!现在牙怎么样?”

“好着呢,昨天还叫他大妗子给我炒些‘哑巴豆’呢。”

奶奶牙齿很好,八十多了,一颗也不缺,

爱吃妈妈用土在铁锅里炒的没有开花的玉米豆,她说吃着香。

奶奶又摸了摸大姑的头说:“妮儿,你的头发以前不这样稀,黑黑的,抓一把就像绸子一样滑。”

奶奶看了大姑,瞅着远方,又一次给大姑讲起了心酸的家史。

“翠儿,你爹在老家姓张,从安徽来到山西跟了田家,又姓田。我和你爹共生了你们姊妹六个,官名都是私塾先生给你们起的……”

“你大妹妹翠莲,我把她放在磨盘上,结果掉下来没了。哎,都怪娘大意。”

奶奶眼睛里充满了惆怅和无奈,沉默了许久又接着说:“翠儿,当年你三兄弟发和你小妹妹胎得了同一种病,那时得这病的人很多,大部分都痒掉了。你爹舍不得,硬是求大夫开药,人家不肯,你爹只好生求告,结果是答应了,但是有一个条件,先让女孩儿试喝。如果女孩儿喝了没事,再让男孩儿喝。你爹倒也听话,熬药让你妹妹胎喝了,看到你妹妹有些好转,再拿药给你三兄弟喝时,已经来不及了,就那样给耽搁了。”

“你三兄弟走的时候发烧,脸都是红的,两个手拽着头发往下薅,嘴里不停地喊着

‘爹!嬷!快点!我要变嬷……’我和你爹眼睁睁地看着你兄弟离开人世……”

说到这里,奶奶非常伤心,大姑也跟着哭一块儿难过。

“翠儿,你三兄弟死的那年已经八岁。八岁就是大人了,大人就要下葬。邻居你三叔害怕你爹难过,用芦席卷起你兄弟埋咱家的南地里。”

“哎!多好的一个孩子说没就没了。翠儿,你节气的,别忘了给你兄弟也烧上一张纸,你兄弟也是一个懂人……”

奶奶絮絮叨叨了一下午,大姑耐心地听着,一幕幕往事又呈现在她的脑海里。

那天,大姑没有走,就住在奶奶的那孔窑洞里,紧挨着奶奶睡了一晚上,整夜都没有关灯。

第二天大早一开门,四邻五舍的见着大姑就打招呼,说话可亲了。

有的说:“大姑,你真幸福,都70岁了还有娘疼!”

听了这话,大姑心里美滋滋的。

大姑要回家了,奶奶站在胡同口,手扶着墙头目送大姑,人都走远了,还伸脖子朝前看。大姑更是走走停停,一步三回头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老娘家。

血浓于水,十指连心,大姑在奶奶的心里就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。

多少年来,奶奶感觉到大姑要来的日子,就手扶着断墙残壁,眼巴巴地盼望着……

原载《青年文学家》2022年10月上旬刊

·散文·

我家那头驴

◆张尚义

分田到户时,我家有幸分到了一头驴,别看它貌不惊人,在那个年代,它却是我家的主要生产力。

每当收麦子的时候,父亲总是驾上车,尽管去时是空车,但那山路足有五里,且一路上坡,回来的路上还得上一个三十多米长,四五十度的坡,而平时拉粪、碾场的活儿就更离不了它了。

我家那头驴最拿手的活儿就是拉磨,它的个头儿比较小,在豆腐坊里能施展开。于是,快过年的时候,它就格外的忙。有些人不好意思白用驴,就把磨豆腐剩下的豆腐渣送给我家,算是对驴的犒赏。那时候,学校放假了,许多小孩子爱到那儿凑热闹。可气的是,我家那头驴在那儿忙着转,有的孩子不懂事,拿个小树条,在驴屁股上打,嘴里喊着骂骂咧咧,我气不打一处来,猛地跑过去推一把,嘴里喊着“别打我家的驴”。那个孩子自知理亏,不敢和我硬上,就把眼睛看向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就岔开话题说:“你们都到一边玩儿去吧。”我的举动,不但没惹着人,反而引来许多小孩子的敬畏,一些小孩子就掏出小鞭给我几个。为此,我更加喜欢我家那头驴了。

那时候,各家的土地有限,各家产出的秸秆只够养一头牲畜,家家户户都是搭伙儿耕地种田的。我家那头驴干活儿倒是不惜力,可和别的骡马搭伙儿时总是表现得不尽人意,只好找养牛的人家搭伙儿。可是,又有了新的问题,那就是驴的性子急,跑得快,而牛往往是慢腾腾的。轮到我家耕地时,父亲总是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把鞭子往那牛身上招呼。

有一次,父亲到地里割草,回家的路上,正好看见我家那头驴在和别人家的牛在地里干活儿。他就背着草篓子在地头儿看,那人也刚好快到地头儿了,只见拉犁的抛杆是四六挂着的,说明白点儿,就是我家那头驴要出多半的力气。那人自知理亏,嘿嘿一笑,掏出烟扔给父亲一根,

说:“这驴总是跑得快,牛赶不上。”父亲也没说啥,就点上烟吸了一声走了。等驴回来后,父亲摸着驴的头说:“驴啊驴,你怎么总改不了你的急性子啊。”

礼拜天的下午,爷爷让我去横岭关接父亲。父亲是三天前去朋友家拾柴了,走的时候就说好今天回来,让家里人牵着驴去接他。爷爷说:“你骑上它去吧。”爷爷帮我给驴带上牙花(控制驾驭驴的铁链子),扶我上了驴,看我走了几十米,才放心地回去。

我骑着驴,抓紧缰绳,挺起胸膛,显得特别神气。我一会儿想自己金榜题名了,一会儿想自己衣锦还乡了,一会儿想自己是关公千里走单骑了……那真是云雾地,好不得意。突然,驴发出一声长鸣,快步朝前跑去。我从春秋大梦中醒来,使劲儿拉缰绳,试图控制住它,但它像疯了似的,根本不受我的控制。原来,它看到对面走来一头草驴,尽管它见了人家像见了朋友似的,但人家见它那模样就拼了命地往后躲。草驴的主人是三四十岁的人,赶忙跳下车来维持秩序。只见他从路边捡起来一块石头,抓住我家驴的缰绳,朝它的嘴部打了几下,又牵着过了他的车才松手。

我是又气又恨,气的是,他打了我的驴,它只是一个牲畜啊;恨的是,这个牲畜跟着人进了这么久了,还是去了个基因里带来的劣根性。看了看我家的驴,幸亏它的皮厚,没留下什么伤痕,我的气也就消了大半。

不知不觉就到了横岭关,老远看见父亲已在那儿等着了,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我把驴的劣迹告诉了父亲,父亲只是笑了笑,然后驾上驴,让我在前面牵着,他在后面扶着车回家了。

后来,我到外地读书了,见到那头驴的次数就少了。偶尔回去,给驴添草时,就把缸内的馊子适当地多给它一些,用扫驴槽的笤帚帮它赶赶蚊子、苍蝇……

如今,那头驴已和它的同伴们带着它的优点与劣迹,背负着那厚重的历史渐行渐远了。

每当看到融着它的汗水的土地时,我依稀能听到它高亢的嘶鸣声,尽管不那么悦耳动听。我想,其实思念它的还有许多植物吧,因为它们不再有美味的农家肥……

原载《青年文学家》2022年11月上

·散文·

西红柿酱

◆王斌卡

绛县人喜欢入秋以后用大田西红柿做酱,以前是因为冬季没有鲜菜吃,不得不这样储备,现在反季节蔬菜很多,冬日大棚里也不缺西红柿,但绛县人做西红柿酱的热情依然不减。归纳起来有两点原因:一是大田西红柿价格便宜,二是大田西红柿做的酱冬天吃起来味道正。

我没结婚前,妈妈每年也做西红柿酱,可以说,我家做西红柿酱在当地都是最早的。结婚后和媳妇也做过两年西红柿酱,但后来妻子说她喜欢吃大棚西红柿,新鲜,不喜欢吃西红柿酱,为此我俩还拌过嘴。再后来,妻子每年都从岳母家拿十几瓶西红柿酱。岳母是个勤快人,每年总做些西红柿酱、黄瓜菜、腌糖蒜、辣椒酱等给几个女儿拿,她知道我喜欢吃西红柿酱,总是给我们多拿几瓶。

去年冬天,岳母因病去世了,我们再也吃不上岳母做的小菜了。

今年夏天,妻子从橱柜中发现了几瓶西红柿酱,还是前年岳母没病的时候做的。中午,妻子做了西红柿酱炒鸡蛋浇面。端上碗后,媳妇眼睛红红的,却吃不下去,我默默地吃完饭就走了,知道妻子想她妈妈了。此后剩下的几瓶西红柿酱放在那儿,再没舍得吃。

秋天到了,妻子一反常态,嘴里总嚷嚷着今年做些西红柿酱,但因为生意忙,我们没顾上做。再后来,妻子过几天总唠叨几句:

“今年没有做西红柿酱真可惜!”买的大棚西红柿,妻子吃着也不香了。

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,妻子回娘家烧纸,回来时带了些腌糖蒜,还是岳母做的味道。妻子说:“我弟弟喜欢吃妈妈腌的糖蒜,今年也没妈妈腌了,他自己腌了些,回的时候姊妹几个都拿了些,还是妈妈腌的,还是妈妈的味道。”说完,妻子已经眼泪满眶了。

前天,表弟打电话来,让我去他家大棚拿些不合规格的西红柿,说小的小,裂口的裂口,还有不太红的,货主不要,自己吃没问题,工人都拿了不少回家做西红柿酱了。

我便去表弟那儿拉了两筐西红柿做酱,妻子高兴地买了三十多个罐头瓶。现在要什么有什么,以前妈妈做西红柿酱都是去卫生所和医院找葡萄糖注射液瓶子,后来便开始用啤酒瓶,再后来换成攒的旋盖罐头瓶。现在我们用的是从日杂店买的崭新旋盖罐头瓶。

当天下午,我们做了二十多瓶西红柿酱,剩下的瓶子打算自制山楂罐头用。

看着妻子满意的样子,我知道,做西红柿酱在我家已不是因为价格和味道了,更多的是延续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和对亲人的思念。

原载《运城日报》2022年11月24日运城新闻客户端